#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喪禮上

上仁宗乞納后之禮稍緩其期

余　靖

臣伏覩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敕頃以中闈有虧善

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郭氏宜令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內美人尚氏令於洞真宮披戴永不入內美人楊氏於別宅安置者此蓋皇帝陛下廣示憂勤擯去聲色割情斷愛以從典禮雖堯舜無以加之天下幸甚詔旨又云長秋之重陰教是宣顧厥位以難虛必惟賢而是擇將行聘納式助烝嘗臣謹按春秋君舉必書以示後嗣固當謹重用存規法切以莊獻明肅皇太后預聞朝政託在母儀保佑聖躬安固宗社欽奉慈旨備盡

孝誠先太后登遐方踰祥練陛下雖行易月之制而心喪未除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所有納后之禮乞候先太后服紀闋日然後審選世閥登進賢淑興理内教統領六宮必允衆望始議策立不宜頻有改易以駭四方乃陛下孝治天下之本也昔者魯文公居喪納幣以娶夫人春秋非之公羊傳曰娶在三年之外此何譏爾曰三年之内不圖婚也是皆孔子書之以為世法伏望陛下謹茲舉措以示後代稍緩其期

則臣繾綣之願也景祐元年九月上時為秘書丞

上仁宗乞納后之禮稍緩其期

孫沔

臣伏覩近降白麻選立皇后當禮院定到儀式取冬至日奉册皇后位中宫事或必行義亦未喻伏自天聖以來十有餘載每下詔令必曰克奉慈闈敷宣達孝及山園肅事輴車發途陛下攬紼徒行掩袂號慟天下聞之雖虞舜之為心周武之為子無以過也今春百僚陳

誠五上封表乞聽樂而陛下純仁之懷孺慕之意孝志不衰抑去未允是知百行之本一人克修三載之憂天下通制雖易月之詔臨政得於從權期年而渝在仁傷於有愛而况明王廣孝思及萬世也今建納皇后必展鴻規古禮交修官儀備舉慶賜無行懽心内易奈何莊獻未及大祥哀樂相參切恐不可士庶違之則有踰制之刑公卿違之則負忘哀之責豈英明之君禮法之主可自踰防範以動風俗則前之下令皆為空言虧德損

名無甚此舉雖以禁掖久虛其位固匪朝廷將順之宜伏望陛下發慕往之情奉有終之孝追還近詔別擇慶辰竢過禫祥以成嘉會則禮行告廟史無媿辭刑以御邦孰敢不正伏乞與執政大臣更從公議定庶幾不顯於聞聽臣生居寒微不知國體惟恐史筆直書千載之後有虧陛下之全德爾干犯天威甘受斧鑕景祐元年五月上時為監察御史先是郭后之本因宰相呂夷簡以罷相事怨后與内侍閻文應謀譖后而廢之仁宗悔之有復后意八月甲子夷簡上表請立皇后九月甲辰立皇后曹氏靖等各上此奏自始廢后及議再立皆夷簡意也其

詳見皇后門

上仁宗論魏國夫人薨就第宣名兩府臣寮

韓琦

臣昨奉使還闕切聞朝廷自西事以來兩次非時就宅宣名兩府臣寮在外不測事宜人情驚駭當時物議以謂有失持重之體日近復知西京謠言虛驚煩於止遏昨日午後又聞就宅宣兩府臣寮入内搢紳士庶無不憂惑至晚方知只是魏國夫人薨謝陛下雖隆乳母之

愛其如在禮止為緦麻三月之服若言乎親則非近也若言乎尊則不崇也此止可一中人傳詔于宰臣之第令議而奏之何必徧宣近輔震恐都人事往不追後當為戒臣欲望每有國家體大之議邊鄙機宜之急合與兩府臣寮商量處置者務從審容以安人心不宜倉卒以動羣聽臣又以送終之厚前載所非令魏國夫人於陛下親服既疎葬禮亦當簡儉望陛下勿聽左右張皇過為奢侈況國家西鄙設備兵須未豐正宜節用聚財

之秋不可更爲無益之費言或可采幸賜納用寶元元年上時爲右司諫諫院供職

上仁宗乞權住豫王葬禮　孫沔

臣伏覩豫王以遘巡致疾奄棄妙齡人神共悲嘆戚何及況陛下以一人繼體之大慈父鍾愛之心變禮伸情追爵制服故四方知陛下思念之懷悲感之意亦已至矣使天下爲父者足以仰仁慈之孝也竊聞欲取五月中葬於永定陵以春秋之義固爲得禮蓋陛下以哀痛

之深無以盡其意而欲飾終顯跡寘竭精志雖使死者有知亦無所益諒大聖至明無幽不照豈於此事更有所疑實以情所未忍遂起此議令左右大臣宗親中間皆為皇眷軫悼未敢直請緩期切恐因仍成事難復救論臣職當建言故非獲已當君父痛切之際而復不能將順其旨獲罪必矣臣豈惜一黜而誤陛下之遠謀朝廷之大計也然豫王未可葬者三悉數以陳願賜詳覽且一品之葬禮式甚煩百日之間工役難就啓土壠山

驅人勞衆諸宫因此葬者亦多所費之財非五十萬未能畢事令三司力屈百計收斂邊鄙宿兵未得豐足豈宜以三歲之恩忘四方之事此未可一也又京洛之間衝要之所自昊賊侵軼國家征討餽運粮草賫送甲兵往還騷擾民頗不聊配率科徭歲無虛刻塋墓若此驟興州郡如何供給此未可二也復况西賊竊伺中國已僅數年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巧搖百端思欲一决令若因我之憂起役之次或盡兵

力以幸此災益啓戎心轉為邊患此未可三也臣所見至愚固未為得庶盡懇切上補聰明欲乞權且就近安殯俟西事稍定一二年間具禮改葬正合典儀伏望皇帝陛下以禮制情以義斷恩以祖宗社稷為心以安危休戚是念無執小節以妨永圖臣恭聞真宗皇帝年四十餘方長育陛下司牧羣生為世真主令陛下盛德形容始三十歲受萬世無疆之福何患乎錫羡之嗣晩也伏乞養氣保神順時進膳特寛聖慮專斷邦畿則天下

幸甚慶歷元年二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乞權住豫王葬禮　孫沔

臣聞忠臣切言非欲被狂名於時在回君心而已聖人納善非以啓衆議之口在惜國體而已故帝王舉一事出一令有不便於時未合於衆必容三諫以達四聰實冀再思利害周察體宜一説中幾萬有蒙福破柔邪之謀開明哲之志不惟其大亦以為難臣非不知犯顔不若取媚趨險不若偷安苟人人自圖恐非國家之利恭

惟皇帝陛下仁明同堯舜恭儉若文景大度包荒純誠愛物好善無厭從諫弗咈接臣下以從容形温潤於顏色是使至愚得以盡慮況臣非才叨備諫列豈可見事自隱以一言為供職遂與衆退默起外廷竊議臣所不取也是敢再陳狂瞽上瀆聖明惟陛下察之聽之容之畢之而已臣若以此獲譴實亦無恨近以豫王卜葬曾上封奏細陳其事又前日崇政殿進對三復盡意雖言拙識淺不足以動天聽乃知聖心唯切思念故非確然

意不可轉此恐隂陽術數之流左右纎佞之輩巧陳厭勝多説災祥上惑視聽以此未决臣伏願以天時人事國計未便者察之中春卜地盛夏起墳鑿土穿山六十餘穴損害生命役人勞衆數十萬工衝冒暑熱適在毒日流爍更或大雨霖潦修治橋路供億頓遞不害於民何以集事此天時未便者一也豫王最幼殤禮爲下諸宮附葬族屬多長以卑動尊亦非順也邊方士卒衣食不足而藏寶於地下郡邑人民配率無數而勞生奉死

者此於人事未便者二也西鄙屯戍三十餘萬省司歲用百計不支鬻一廷尉官纔得九千斛免一里胥役不過數百貫調發已勞用度不給況南郊在今冬賞費千萬其為窘急故亦可知今一品儀仗尚用千餘人附葬諸喪各司執事車騎導從僅萬餘衆往復勞撓非五十萬緡恐未能畢事此於國計未便者三也此非獨臣言乃三事大夫有識者之言也陛下貴為天子以一幼子展送終之禮庶盡其愛亦未為過其為未便者以時有

所妨爾蓋國家多事之際在陛下割慈忍愛克巳復禮為天下蒼生計況西賊猖熾敗軍殺將人心憂危未有安策而重三歲之念忽萬姓之苦陛下以為如何且天下安雖未有子亦不足為憂也若天下危雖有子得不為慮哉況其奉死者也臣又覩欲了葬者有三諸宫國戚一也中人監護二也司天陰陽三也皆旁集已事而利進身也令三事大夫有識者意有補益而未能回上心者遠也國戚監護陰陽者事有所損而能伺上意者

近也伏望陛下察遠近之言究損益之本則王之葬禮庶幾權止矣昨日又見敕旨差朝臣減省費用此乃陛下所慮至微至悉之深也然恐此二人力未足為監護中貴大臣所信而能節制也不若俟一二年間中外稍安備禮改卜亦為王者之光而天下之幸也令陛下當悲悼之際微臣無將順之心而煩辭寡識干瀆天聽尚冀感回暫息勞費則誅責之罪逃避何及慶歷元年二月上

上仁宗論皇子服罷開宴用樂

余靖

臣伏見陰陽尅擇官狀申皇子故鄂王大殮破服並取今月初四日又伏見每年正月五日紫宸殿開宴管領契丹賀正人使竊恐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為重依例作樂開宴臣身為禮官故敢先事言之竊以故鄂王雖有繈褓是為無服之殤其如已賜爵命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豈能無慼今日服之而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況萬乘之主因戎狄

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為若不得已宣召與禮食而徹去聲樂親遣大臣告諭戎使以皇帝有嗣續之痛故罷去聲樂非有輕重於北朝也戎狄雖同禽獸不敢以此為恨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為失禮古者卿佐之喪雖在祭祀尚猶廢樂況其親父子乎臣不勝區區之至慶歷三年正月上時為集賢校理同知禮院

上仁宗乞早葬荊王畫節浮費

范仲淹

臣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隂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冦盜之後不可更有騷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别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孝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用

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敕葬多是旋生事節呼索無筭臣請特降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制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策其四曰自

來敕葬枉費大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嚴旨荊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爲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慶歷四年上時爲參知政事

上仁宗論濮王在殯乞罷上元燕游

呂公著

臣竊以帝堯之聖始於明俊德以親九族然後協萬邦

致時雍斯誠制治之道次序之節然也伏見舊制虜使到闕曲宴紫宸殿及上元節當遊幸諸宫觀御樓觀燈臣愚以為贈中書令濮王在殯雖天子絶期然宴樂以早則於情理有所未安昔智悼子未葬殯於絳晉平公飲酒以樂杜蕢譏之此葢異姓之臣爾況濮王於宗戚之中親尊莫貳若陛下出於恩厚北使朝宴日特命去樂將來上元觀燈遊宴並從寢罷如此則親親之道可以率下而篤俗矣嘉祐四年十二月上時為同判太常禮院

上仁宗論董充媛賜謚冊禮　司馬光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為之輟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令送終之禮大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為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妃嬪已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

韋后建議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絶無太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洛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玆以既没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虚飾以隳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事所須用度益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虚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宫之喪以横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虚

名盛飾豈能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
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冊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
簿凡喪事所須悉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
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嘉祐七年九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

司馬光

臣竊見仁宗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菆以來每日裝
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

戲劇臣不知其說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默有譏誚黷嫚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者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嘉祐八年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論遣奠盡哀 司馬光

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享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

矜謹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嘉祐八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親行虞祭　司馬光

臣聞禮既葬而虞安也柩既葬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

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踈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嘉祐八年十一月上

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親行虞祭　司馬光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悵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少有不康亦當勉强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嘉祐八年十一月上

上神宗乞罷遺留賜物　韓維

臣竊聞故事先聖當有留物分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内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令之府庫比於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臣謂為損不少陛下若以為奉承先帝之心

加惠羣臣不可罷止則望閲諸府庫取服用玩好之物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為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治平四年正月

上時知制誥

上哲宗論喪服儉葬　范祖禹

臣謹按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

以父事其君此所謂管乎人君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葢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諸議者亦未嘗及之葢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唯

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故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以廣其

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具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令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有不可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宫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

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先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可也此非有所難行唯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於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斷以

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使天下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

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歳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全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切恐沿襲故事

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唯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

於嬴葬則太陋而不可以為繼今唯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録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旒扆臣無任惶恐

俟罪之至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為祕書省校書郎

上哲宗論司馬光薨乞罷紫宸殿稱賀

呂希純

臣謹按禮記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以此見古之人君聞大臣之喪雖宗廟之祭皆廢今來宰臣

司馬光其奏適在明堂散齋日內嚴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于御樓肆赦恐亦難罷唯是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是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為輕方聖情軫悼元臣而羣臣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未為宜稱所有今來禮畢紫宸立班伏乞聖慈特賜詳酌指揮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為太常丞

上哲宗論除喪不可特置一宴

范祖禹

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數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為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特置一宴以開樂為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

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貼黄如以臣言為然乞候有司奏請只作聖旨指

揮元祐二年六月上時為著作郎兼侍講

上哲宗論除喪不可特置一燕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講職在經義輔導

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

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

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令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冬至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

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安元祐二年七月上時為崇政殿說書

上哲宗乞以魏王之喪罷秋燕

蘇軾

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

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夘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説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賔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册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

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為天子絶朞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絶朞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别擇年月則當准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旨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令合於燕前

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元祐三年八月上時爲翰林學士兼侍講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三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喪禮下

上仁宗論張貴妃喪禮過制 孫沔

臣最處孤迹特荷聖恩如遇有聞事干大體不敢隱默自求安全苟狂言有所開悟雖誅責亦足補報竊見貴

妃夭亡上心感悼欲加異禮尤宜節情史筆一書後世為戒故不可不謹也臣雖叨近班莫聞中議實有所疑合具陳奏庶幾更資討論免貽中外之議

一皇儀殿乃祖宗太后權厝之所今遷妃子在内恐非一品所宜必是倉卒之間禮官之失又聞諸宫之親朝夕聚衆縗裳千人號泣踰月且正寢至近在上全無避忌何僭如是使魂而有知必不得安況凶穢之氣干犯尊嚴尤為不便惟知禮者傳笑

四方更乞酌其舊典速行遷殯庶協中道

一恭德之謚蓋禮官務取美名以奉上意未暇開陳恐成敗事至於三朝聖后以孝以章皆以後來孝思尊易謚法今貴妃便以恭德為號實可驚駭詳稽前志無此失禮何況因情自我為繆必致起謗上玷聖明唯乞審議免貽後誚至於郭氏張氏二后並無謚號前規盡在速乞削去恭德二字

一園陵監護使竊見郭后張后並在奉先殯蓋於體

不宜起陵議葬于西京今以貴妃特欲興陵之役
未知以何名擇地而為制度人臣豈敢盡言况今
經冬無雪數千里災旱加之疾疫是四方多虞之
時宜且靜以鎮之若役萬兵之衆費百萬之財於
國賦民力實為大損不若便俟豐年徐議其制臣
前日聞宰臣初議殯於普安院最為得體
臣愚鈍少文久守外方不盡知朝廷體要聞有識者皆
以奉貴妃之議太過蓋佞人阿旨不以直道裨聖意將

以服勞而求爵賞爾況禮不自天降地出在於人情而已苟得其中則為後世令典朝家延洪慶基百年中外無患難者蓋仁義深而禮法正爾陛下當為祖宗惜之伏望遷妃子之靈出皇儀殿罷哭泣之儀去恭德之號省園陵之名然後重加詳酌所貴中禮天下幸甚干瀆天威難避誅責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至和元年正月上貴妃張氏薨

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廷徼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别寢來衛又朕嘗禱雨宮中妃刺臂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貴之入内押班石全彬探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官皆以為可入内都知張惟

吉獨言此事須翌日問宰相旣而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仝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于皇儀殿移班慰上于殿東楹時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仝彬及斡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典禮皆仝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沔上此奏時為樞密副使

上仁宗論張貴妃追册皇后　孫抃

臣伏見貴妃薨逝陛下以數年内助之益議欲追册后謚舉行園陵號名旣崇事體尤重參較禮典頗未合宜况自去年秋冬至于春首雨雪不降粟麥未敷必慮百司難為供應伏望陛下先詔大臣商擢次命禮官議定

然後施行所貴聖朝事典動有根據亦所以惜人力而答天意至和元年五月癸丑追册貴妃張氏為皇后賜諡温成於上此奏時為御史中丞

上仁宗論温成護葬宜減損正禮

孫抃

臣在病假中聞朝廷議貴妃事累具劄子論奏數日間留中不降令制命已出必不可更生議論但臣愚深為聖朝惜此一舉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諭四方言前追册之命止旌褒貴妃生前勤效若挺身以衛宸極割臂

以書奏章之類其將來護葬次第宜減損正禮務從簡易至於諸般遺賞恩例並須一一檢尋國家故事施行如此則尚可以稍救前失惟新聖德方今自秋不雨終冬無雪春陽浸遠粟麥未敷人心皇皇疾疫相繼災異之大莫甚於此陛下恤民勞憂國力答天意順物情在此行也臣不勝拳拳拳之至至和元年正月上

上仁宗乞免讀温成哀册　孫沔

臣今月十七日午時授勅差讀温成皇后寶及哀册文

尋令本院檢討前典見景德四年中書劄子葬章穆皇后時讀哀冊文差翰林學士起居舍人李宗諤及諸般行事盡差兩制官又檢景祐四年中書劄子葬莊惠皇太后時讀哀冊文差知樞密院韓億今蒙勅差臣攝侍中中書令不敢推避縁比來追謚温成已於禮未協頗興物議更僣太后之尊儀並以兩府躬執其事恐於義不便臣自十一月至今凡七日不獲進對不曾親奉德音又不預禮官參議竊恐異日有辨論得失為聖朝之

闕是上下相蒙無一士建明以達神聰臣實恥之況兩制官不少速乞改差庶遵舊制所有今來差攝侍中中書令勅二道未敢奉行至和元年正月上時為樞密院使詔不許辭免翌日執策立樞前具言故事如此使孫沔讀則可使樞密副使讀則不可遂置策而退宰臣陳執中取而讀之

上仁宗論溫成立忌　劉敞

臣伏聞勅旨為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

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啓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貴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

於邪佞之説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焉至和元年正月有司請立温成忌敞上此奏時直集賢院

上仁宗論為六后立小忌　孫抃等

臣等昨聞朝廷欲為后廟四室并章惠皇后各立小忌已具劄子論奏至今尚未降出臣等伏覩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皇后不闕室者皆不立忌此國家大典

禮大制度陛下不可不遵守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是陛下三世尊屬别廟崇奉多歷年所即未嘗有此擬議今因循之閒遽爾更改中外聞聽咸謂陛下因温成而遂追及先朝諸后布之詔命則取四方之譏書之史策則貽萬世之誚陛下臨御天下踰三十載聖功神德卓若堯舜令忽録此一事遂成非錯俾盛美光大有愧於疇昔陛下安忍如是欲望特降聖旨集百官議定然後行下制勅所貴禮典詳協以順天人之心至和元年正月

劉敞蔡襄爭温成立忌事不聽於是併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皆立忌忭時為御史中丞上此奏尋詔罷立忌

上仁宗論温成皇后護葬官妄冀改遷

范鎮

臣伏見前月六日月入南斗月屬陰南斗主爵禄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小人干冒爵禄者而欲陛下謹爵禄也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温成葬事將畢石全彬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畏

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温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温成之喪也天意人情俱為不可而外議如此紛紛臣若不先事建言萬一有此而後論列是徒暴朝廷之過於中外而事為無益也至和元年九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温成壙中不當以錦繡珠翠金玉備焚瘞　　范鎮

臣竊聞温成皇后壙中皆以縷金為飾又以錦繡珠翠

金玉衣服什物以備焚瘞者甚多此等事於死有益於生無損猶不可為況於死無益而於生有損乎古先聖賢丁寧以戒厚葬者其思慮至深也今壙中之飾已然之事不可改已其錦繡珠翠金玉之物以備焚瘞者願發明詔一切停减以代下户租賦非惟上益聖德亦為温成皇后遺惠之無窮也至和元年十月上

上仁宗乞不臨幸温成祠廟　歐陽修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蹤决禁囚特行减降及軍士各

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為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宫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陛下意在追念

後宫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謹至和二年正月上時為翰林學士辛未上幸奉先寺朝謁宣祖神御殿遂不復入温成廟致奠

上仁宗乞議温成廟裁損其制

韓維

臣聞忠臣不為畎畒之遠而輟其圖報之心聖主不以芻蕘之賤而易其納善之慮故下靡不盡之情上無或遺之策臣位雖微賤然以討論載籍參議典禮為職竊不自薄有愛君之言惟陛下少加聽覽臣伏見國家為温成皇后立廟備三獻官設五時之祭金石牢具一倖宗廟臣上求禮經下尋本朝故事皆所未有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謀此者臣聞孝惠皇后太祖皇帝之正配也其没也即陵建殿歳時所祀不過常饌而已其後方得

列於皇后別廟元德皇后眞宗皇帝之母也其沒也別廟而祭自爾羣臣請升祔者相繼先帝謹重其事不敢即從至於十年而後許之令陛下一旦奉嬪御之主廟而樂之與祖宗等稽於先王之禮則不合求之本朝之事則非故搢紳之士無所誦說下民觀之不知所化甚非太祖眞宗謹重典禮之深旨也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凡所興造必問其遺訓而咨於故實稀闊盛事靡不畢講令又將以孟冬吉時親祼宗廟循大祫之禮蓋祫者

序昭穆正尊卑之祭也所宜罷黜不經昭示大順以成祀典之美而陛下以奉祖宗之禮而臣妾亦得享之非所以致隆極廣孝恭也臣愚以為宜以此時發德音詔有司使議温成皇后之廟有不如禮者一皆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使聖朝典制幽昧復光宗廟神靈懽欣顧享此盛德之舉也陛下不可不留聖意焉昔漢文帝幸上林衣盎引却慎夫人坐以明妾主之義前史書之爛然不妄今崇建廟祏甚於上林之坐

僭擬祖宗非特妾主之别陛下聖德過於漢文無使愚臣不得申衣盎之志

貼黄陛下若以温成皇后久在左右不忘軫悼則歲時遣宫嬙内侍厚加祭奠亦足致其恩意何必僭用禮典取議後代此於温成后非有所益而於聖德為損不細陛下即位以來動循禮典未嘗有此過舉臣願陛下特奮神斷使有司得從改正以全盛德之美臣父子受國厚恩實欲以少伸補報

幸不以臣位下而棄其言也嘉祐四年上時同知諫院

上仁宗乞議溫成廟裁損其制係第二狀

韓維

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為名禮有不正知而不言則負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事上之禮也故敢不避誅殛而言臣誠見溫成皇后廟樂牲器僭比祖宗稽之禮經則先聖之所不道質於故事則本朝之所無有臣竊聞其時臣下有以唐武惠妃事上惑聖明者惠妃

之沒雖嘗立廟然至乾元之後祀享即絶自當時已知其非禮豈足為聖朝法哉臣近奏疏願因親祫宗廟特詔有司裁損其制以全陛下廣孝愛禮之美封章奏御累日寢而不下臣竊惑之陛下無謂數楹之屋兩筵之器施之未損於治蓋聖人所以異等威明風教以觀示天下者禮存之於此也如不以臣言為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乞早賜施行嘉祐四年上

上仁宗乞改溫成廟為祠殿　呂公著

臣伏見故追尊溫成皇后於城南立廟四時孟月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牲幣祼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非有典據昔商宗遭變飭己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於昵況以内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欲乞改溫成廟為祠殿歲時只遣宮臣行事薦以常饌以明祀事有漸

嘉祐七年正月上先是諫官楊畋等上言洪範五事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災其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公著時為禮官乃上此

奏及議三聖並侑詔下兩制詳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惟親親以享親仁之極也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令後宫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請如禮官之所議詔改温成廟為祠殿歳時令宫臣以常饌薦之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四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諡法

上仁宗論夏竦不當諡文正

司馬光等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諡文

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有當言不敢隱默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録行狀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恊衆望不欲委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揜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最以賜

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為豈不素聞乃欲以恩澤之私强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為公器也葢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惶懼不敢避誅戮之

辜報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辛察改賜一謚庶恊中外之論以為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欵悚懼之至皇祐四年七月上時同知禮院

上仁宗論夏竦不當謚文正係第二狀

司馬光等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竊以凡為人臣受禄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

惶懼不敢黙黙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
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
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
柔懦茍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
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内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
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
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
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竊愚不達大體不知復

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宫之臣故也向者東宫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衆心耶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虚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

過禍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藏否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為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絶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陛下雖諡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

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儁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顔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採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罪之至皇祐四年七月上奉聖旨改謚文莊

○上仁宗請謚陳執中榮靈　韓維

臣聞尊卑親疎賢不肖之辨所以立人倫也禮者所以

維持人倫使不斁敗之具也朝廷之位廟寢之制車服之數金石俎豆之容皆有章也章不明則尊卑親踈賢不肖紛亂而人倫斁矣故有天下者不可不先禮也竊見國家受命百年而郊廟之位尚有未正朝廷之儀尚有未尊祭祀婚葬車服之等尚多不備所以然者患在棄禮而任人情也夫禮所以撙節人情使一於正今任人情而廢禮是以民俗無羞惡之風士大夫寡廉遜之節禮制雖繁而下不率法禁滋密而姦不勝蓋有當先

而後宜興而廢者矣伏惟宋至陛下比之於周成康之世也方當修起廢墜興造禮樂以成一家之制典章之有失者此臣所以不得默也臣聞温成之喪陛下疑所以處中夜令就宰相陳執中第問之明日遂發喪而下禮之大不可者有四夫皇儀殿者先帝先后之所嘗治喪也雖宫禁給使之人知其不當處之而處之矣大不可一也皇后者上配宸極天下之母也位號至重豈容僭瀆中宫在上而發册殿廷且以后禮送之大不可二

也樂禁之內大祀用樂者備而不作大祀者非天地日月則宗廟社稷也而殺厭其禮大不可三也殿而不廟不備四時之享者奉孝惠皇后之禮也孝惠皇后者非太宗之正配也猶以為未足而立廟用樂遂與祖宗等大不可四也別廟四后章惠皇后不立忌日久矣緣此而立之事已施行賴陛下聖明采諫者之言而復止不然此又不可一也臣伏思溫成皇后雖追冊位號其實陛下之後宮也今以尊奉後宮而瀆臣主之分殺天地

之祀僭祖宗之禮竊計此非陛下本意何以言之臣伏見陛下謙儉寅畏謹於事神篤於奉先祠享常禮之外過自抑損以極孝恭不宜有此蓋當時臣下莫為陛下正言者陳執中位居師長曾無一言之補夫為國謀事而至於瀆臣主之分僭祖宗之禮可謂乖戾矣生既竊陛下之爵位以厭其欲若死又得美謚以成其志是執中終始獲幸而獨留非理之名使後世有以議陛下也臣不勝憤懣謹因其家請謚責其大節之失加以榮靈

之謚言其寵禄則厚而令名不立也其義欲使天下知為臣當盡忠事君當以禮又使阿諛竊位之臣知生雖苟一時之榮而死不免萬世之戮不然議虚名將朽之骨臣何獨為此區區也且謚者周公所作萬世之公法也臣之所言天下之公議也陛下寵待大臣亦已至矣而使有司得以萬世之公法天下之公議貶之亦天下之至公也伏惟陛下幸聽臣言以成天下至公之法豈不大哉臣備位禮官凡儀典之遺闕得以討論又大臣

之覺卒者得秉筆為議以美惡謚之皆臣之職也義有所在不忍緘黙嘉祐四年四月上時知太常禮院先是維議曰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宫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荅天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宫閳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具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者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上仁宗論陳執中不當得美諡

韓維

臣近與孫抃等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諡論有異同遂具狀中書門下臣以為朝廷且將復下有司使議執中所以得諡恭之狀然後决其是非遽聞降敕考功諡為恭字臣伏思之不勝皇惑臣以榮靈諡執中者正謂責其廢禮不恭失為臣之節而朝廷遂用恭法此臣不得不惑也臣聞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謂以難行之

道進於君而勉之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葢禮之意非恭不立而恭不近禮適足以招耻辱也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言治古之世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各以其職諫有不如此謂之不恭也執中備位宰相遭明主以仁恕臨下賦事行政惟大臣是咨惟古訓是式前代人君之所難陛下皆易之此誠人人自竭盡之秋而執中内懷阿倚援不正之説僭瀆大禮尚不能成明主之所易可謂責難乎陛

下中宮在上而妃嬪之没治喪發冊近在殿中此雖宮省使令之人猶知其不可執中尚不能及使令之所知可謂近禮乎有司上孝惠祠殿之禮不享不樂罷斥其議而遂僭祖宗之制執中表帥羣臣縱不能復治古各以職諫而首自亂禮此又常刑之所不赦也且恭之法曰不懈於位夫位以宅才才以治事苟事之不治雖修潔其衣冠莊嚴其色辭終日危坐無少懈之容何益哉執中犯不恭者三而顧以恭為謚如此則謚法可廢而官守無用也夫設法

而至於可廢命官而同於無用臣愚不識朝廷處此於義何當伏望陛下亟詔有司格勅未行復令禮官得畫謚恭之説然後并以臣議下尚書都省集百官參定臣論有少屈退伏妄言之誅誠無所恨嘉祐四年四月上時知太常禮院

上仁宗論陳執中不當得美謚第二狀

韓維

臣近兩上章論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不當謚恭字至今未蒙朝廷俞允竊聞敕在考功有司以不應常法未即

奉行臣敢復進其愚說臣聞聖人治天下所以得人而用之其大法有五士之處也則教育之其將進也則辨論之其已任也則校其功罪以升黜之既沒也又作史以紀其善惡制謚以著其賢不肖所以教育奬勸聳懼者如此故士之為善也固其逐惡也力在上者摠其才而用之此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茍簡教育辨論之法既蕩然矣作史制謚止以備官而不責其實至於升黜則非有成法可考或舉或廢各因其時在上者方患才

之難得官之不修不知所以教育奬勸聳懼之法不立也臣請以執中一事明之夫執中問學之不講義理之不達而遂至貴顯此教育辨論已廢之驗也既位宰相首亂國典瀆尊卑親疎之義而優游受寵以一品自終此升黜不行之効也今臣區區欲加公議於已然之後而同寮不以為得朝廷不以為善徑黜其論曽不少加參考此又備官而不責其實也所未知者但史官耳若史官又廢其守則是聖人之法都盡矣方今風俗頹弊

百職隳惰謂宜力加振肅以消因循之弊而乃奪有司之職使不盡其法退至公之論使不極其理臣恐非朝廷之福也伏望陛下覩聖人制法之意鑒後世苟簡之弊察當今之所宜急使有司不失其職公論得有所立非臣之幸實天下幸甚嘉祐四年四月上

上仁宗以議謚不合乞罷禮院

韓　維

臣近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謚者蓋悼典禮之淪斁

憤臣節之不立傷官法之久廢區區之心實欲以此少佐治體一奏議而見黜三上章而不報此皆在臣愚論議淺薄不足以感動天聽臣既不能為陛下守職而尚竊俸入以禮官為稱臣實耻之伏望聖慈特許罷臣禮院除一外任差遣庶圖民政上報國恩嘉祐四年四月上

同前係第二狀　韓維

臣近以守官無狀嘗具奏乞除一外任差遣未奉聖旨不敢自安臣誠至愚豈不知循往舊之迹則易處附衆

多之議則見從持寛假之計則寡怨然而不為者盖以為所守者朝廷之官不敢縁私而廢所論者聖人之法不忍與俗而遷今臣既不得少伸所職而尚冒居其任則是臣於官有不能守之罪於義有不能去之責伏惟陛下愛養臣下全其名節幸哀狂愚使有自處之地臣不勝至願嘉祐四年四月上

卹典

上仁宗乞錄用劉平石子弟　蘇舜欽

臣近到闕聞黄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没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沾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捨爵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衂是亦勤勞於時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君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册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

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為陛下用也劉平石子弟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冦必有成功況國耻家讐異於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康定元年四月上時知長垣縣還到闕

上神宗乞録用魏元成裔孫　韓琦

臣讀唐史見魏元成之輔太宗能盡忠切諫卒致貞觀之治所以後代欲治之主知納諫為先是其功不止一時而實及百世此其裔孫乃㝠民伍又本家見執前來

州縣判憑得免差役今乃一刺義勇一充衙前真可憐憫欲乞朝廷特與家長道嚴一官仍免本戶差役庶使為臣者聞異代忠賢之後猶蒙奬錄則今日能忠於朝廷者誠有所勸也兼臣據魏道嚴賫到遠祖處哲洽官誥二道處哲乃元成之孫洽乃重孫今道嚴等鄉里在臣官下既再有叙陳合具敷奏 熙寧元年上時以使相判相州

上哲宗乞推褒呂誨

劉摯

臣伏以辨大姦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

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日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為御史中丞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於外未幾亡沒其後安石與其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為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

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權埶最後猶以直道大義為公論所高誨之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明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於世而開奬言者孜孜聽納

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於朝者莫不收拾

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於今日此天下有志之

士所以歎息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旨嘉誨之

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於世哀其志節特賜褒

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録其諸孫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

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為姦諛者非小

補也元祐元年七月上時為御史中丞於是尚書右丞

呂大防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俱請復加呂誨贈

典録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誨特

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令入差遣

上哲宗乞追贈張載　　張舜民

臣伏覩鳳翔府横渠鎮居住故崇文院校書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在白刃可蹈心有不厭萬鍾何加口如不能言體若不勝衣議論感激凛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辨如流雖滔滔江漢不足方其廣也著書萬言名為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徳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

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如荀况輩不足望於載也關中學者靡然就之謂之横渠先生一登其門言行皆知孝悌仁義有如夙成雖去載千里之遠十年之久不敢一蹈非義常若載之臨其左右前後也自此西土學者洒然知先聖賢之學乃知鄉者誦說之冨組繡之文特小道爾在熈寧中累薦朝廷召至闕下授以崇文院校書未幾以疾辭歸熈寧末年再至闕下神宗方將任用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西歸死於道路當時議者以

謂載身逢明天子緣飾禮文修明治具之時再至朝廷竟不能伸其一言以終此載之短薄則不幸也有士如此當年不能興舉舉於老疾垂死之時治國者亦不得無慊然於心也載之死於今十有五年中外臣僚猶録其平生以言於朝廷者略以十數或乞賜田或録其子或乞降謚然天聽高邈未蒙嚮荅今載止有一妻一子衣食不足寄託親友日来月往人情慣煩飢寒之憂其勢甚迫若不干告朝廷何所赴愬且君子平日修身謹

行固不為身之與子孫也朝廷襃賢録善豈特為其賢者之後乎如孟軻荀卿揚雄於今千有餘年學者徒能讀誦其書而已至於禮貌寂寥孰肯来括大朝一旦列之封爵血食廟堂使後世觀之賢於孟軻荀卿揚雄乎賢於本朝乎故知臣今日之言非為載也伏乞朝廷檢會累次臣寮奏陳於録子賜田追謚三者之間凡可以厚載者舉一而足庻使襃賢之典獨見於本朝為善之風不墜於今日元祐四年上時為秦鳳路提點刑獄

上哲宗乞錄用石介之後　孫固等

臣等伏見故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在仁宗朝文學行義名重一時經術博深議論堅正以扶持名教為已任嘗與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教養人才士風丕變故至今論學校者稱慶歴之風然介志氣剛大不肯枉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别邪正嫉惡太明以此忤權貴取怨擠逐傾陷至其死猶不已天下皆寃之其後誣謗雖已明而歴年浸久無復為言之者今聞其子編於民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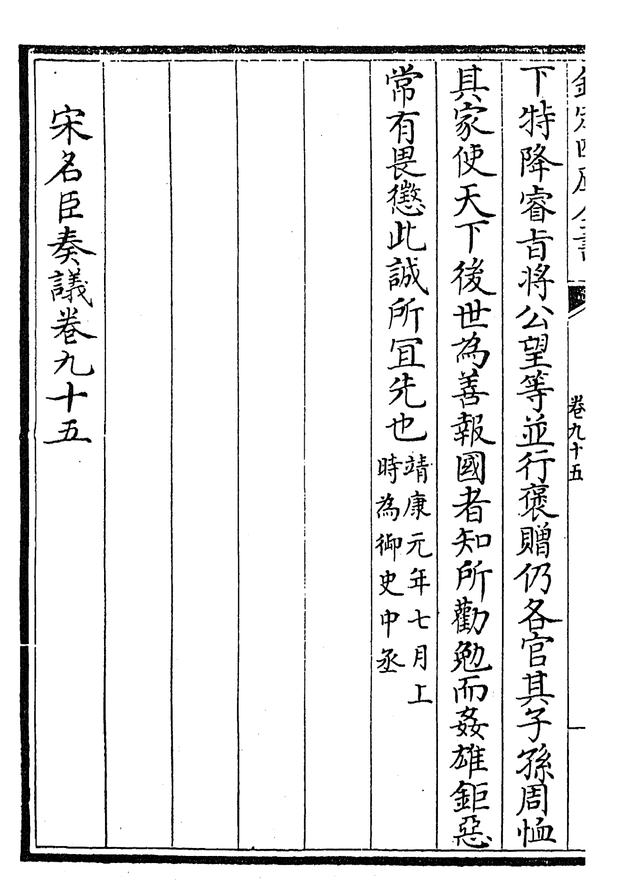
略無生業日有饑寒之苦士議歎惜以為盛朝尚賢不
應使名臣之後零落至於此極也臣等不勝拳拳欲望
聖慈特詔有司錄介之後以子若孫一人賜以一命使
獲薄祿不墜厥世以副聖朝崇奬善人之意而為天下
守忠義者之勸
貼黄稱仁宗時館職石延年直講孫復身没之後
蒙官其子近日推恩呂誨包拯劉庠之子各任以
職事天下感動如介之後宜在所録伏乞比類施

行
元祐五年正月上時為知樞密院事同韓忠彦趙瞻等上有旨官石佛中

上欽宗乞褒贈江公望等　呂好問

臣聞之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書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夫惟不匿厥旨則莫若明示好惡使民知禁而自從也所謂好惡者賞善而罰惡勿任巳之私意而已矣臣竊見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進所以好惡不分是非不別臣謂陛下宜先推明以示四方潛德隱惡各有所處以定民志有不可緩者元符之末多士盈

朝故司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廷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等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捐軀徇國不顧妻子其後蔡京趙挺之等得志首加擠陷意欲使之必死不遺餘力巧發奇中衆為寒心賴太上皇仁恕力為保全得免誅戮死亡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今京略正典刑而此數人尚在責籍子孫凍餒人皆憐憫獨陳瓘已贈諫議大夫任伯雨一子得官外江公望張廷堅龔夬等並未昭叙非所以示好惡而不匿厥旨也伏望陛



下特降睿旨將公望等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使天下後世為善報國者知所勸勉而姦雄鉅惡常有畏懲此誠所宜先也靖康元年七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五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士庶五禮

上神宗請定婚嫁喪祭之禮　呂大防

臣伏見朝廷厲新庶政舉以三代先王為法而獨於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盛昨聞特下明詔置局考定禮

文得失有以見聖慮高明急所先務臣之愚素未欲聞於朝者庶得申於今日矣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下逮士民其婚喪葬祭皆無法度唯聽其為而莫之禁夫婚嫁重禮也而一出於委巷鄙俚之習喪祭大事也而率取於浮屠老子之法至於郡縣公私禮之大節古所謹重者一切苟簡略無義理臣謹按開寶通禮迺太祖皇帝所立本朝一代之典臣歷觀四方唯於淄州嘗見之以備考試舉人而已禮之不行無甚於此周禮八則禮

俗以馭其民蓋謂庶民則可參之以俗而士以上當專用禮也臣愚欲乞詔諭禮官先擇開寶通禮論定而明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必行雖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視足以成化況臺省官視事州縣祭社稷釋奠之類已略用禮矣推此而為之亦非絶俗難行之事又今之所行者於禮之中纔舉數事以漸善俗義在於此伏惟陛下留神財省立萬世法天下幸甚元豐元年正月上時知秦州

上哲宗乞詳議五禮以教民　朱光庭

臣聞孔子之言曰立於禮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則是禮者與天地並而不可斯須廢也自三代已後其禮遂亡漢唐規規不足道也今聖政日新講修治具臣愚以謂為治之道無先於禮蓋人情之檢柙王政之綱維莫不由此夫禮廢而不講乆矣今天下之人自丱角已衣成人之服則是何嘗有冠禮也鄙俗雜亂不識親迎人倫之重則是何嘗有婚禮也火焚水溺陰陽

拘忌歲月無限死者不葬葬者無法五服之制不明重輕則是何嘗有喪禮也春秋不知嘗祭之時祭日不知早晚之節器皿今古之或異牲牢生熟之不同則是何嘗有祭禮也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莫知所當行之法朝廷之上未嘗講修但沿襲故事而已曽未盡聖人之藴公卿士大夫之間亦未嘗講修但各守家法而已何以為天下之法車輿服食器用玩好法禁不立僭侈尤甚富室擬於王公皂隸等於卿士風俗如此一出於無禮

而然也臣今欲乞陛下詔執政大臣各舉明禮官參議五禮工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規矩纖悉講明究極先聖人之藴以古參今酌人情之所安天下可通行以為法者著為一代之大典垂諸象魏頒諸四海以正人倫以變禮俗此則三王之舉也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記曰王者治定制禮恭惟祖宗以来累聖相承仁功德澤洋溢天下固可以謂之治定矣伏自陛下盛德臨御興滞補弊朝廷日益清明此明王當制禮之

時也願陛下不以臣言為微時賜留神以幸天下

貼黃朝廷盛化無遠不被然而五禮之制多出沿

襲未盡講修人不知其所止其間冠昏喪祭之禮

尤當先講修以示天下俾得遵行以為規矩然朝

廷之上與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伏望聖

慈令明禮之臣與禮官委曲講修以厚風俗元祐元年

上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乞詳議五禮以教民　顔　復

臣資材俚陋幸因儒術備位禮官充職以来推道揆分
守之要庶舉萬一上報器使因思竭中痒外參古稽今
以贊朝廷日興之儀不若一明禮實庶補風教以趨大
治則臣分職之心無負媿者臣謂治世之禮發乎威儀
撙節之間至民保皇極家無異尚化行於上俗成於下
不可謂名見而實不虛也不然好之雖篤崇之雖華皆
入循名失實之譏無少益於治體當王者盛時以人情
莫不本良心而後安故行禮未嘗外民大而郊廟禋祼

之節小而閭里酺禜鬼神之儀邇而朝覲聘問之度遠而庠序射享飲食之事盛而蒐苗獮狩類禡之制卑而農畝頒禽獻豜之則崇而加元服降王姬登賢養老之容下而比族冠婚正齒位讀邦法書孝婣之序内而賑災賻禭之惠跡而私室送終之式雖隆殺不同致其恭明其敘發其和復其本汲汲以為歲月日時當行之事而不敢斯須曠怠其志意一也上躬帥之下說隨之如指臂相縈如源流相通渾然無少間隙是以德風大成

和氣充牣災害不生刑罰不試知天下有禮之實矣三代而後沿襲苟簡禮樂之存虛名而已間有不世之君致時之臣恢明考類煩容光輝止於郊廟朝廷之上崇植風猷張大聲采不及都門之外歸於畏之太嚴勉勉不敢置爾皆不知其義以安之輔世道民之效漠不可期其實之喪久矣國家太平百年規模宏遠下視漢唐太常之禮成書定簡何止千篇歲舉郊廟朝會侍臣有司考復論難貫附六經取會沿革上下數千年其制富

贍精緻凡事不匱彬彬然可師而士民之禮蹱歷代之
咎未降㨿制下無矜式使有志之士動虛名失實之歎
此甚可為治朝惜也雖然民之至情雖不教不𢘀自見
盖天畀之源本善不可蔽禦不教則失中失中則流祭
享之禮不教則流於祝禬佛齋婚姻之禮不教則流於
妻巷俚習賔客之禮不教則流於游衍嬉樂師田之禮
不教則流於㚇風暴俗喪紀之禮不教則流於道釋數
術國之正禮格而不下民之良心奪於異習而加愚欲

風淳而治隆如北行而之粤緣木而求魚勢無可得臣之愚誠欲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特發德音下詔禮官會萃經史古今儀式至諸家祭法歲薦時享家範書儀之類可取者高而不難近而不廹成士民五禮不必冕弁以為冠韠韍以為衣俎豆以為器儷皮以為幣馭車而行坐席而食就其便安以頒郡縣綏驅以令使樂而不駭勸曉以文使徐而知義誘掖本心則善之思思則辨辨則安安則起居動息造次顛沛莫不在忠順

孝弟仁義之間人皆有士君子之器至化成矣王者牧民設刑以輔禮令律民之書一字有易則置郵而下郡縣士民常禮以至無書本末重輕不稱從可明矣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上時為太常博士

議樂

上仁宗論詳定雅樂　　韓琦

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由於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藝薄素非知音陛下設賜甄采使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令與丁度等詳定胡瑗阮逸鄧保信所造鐘律事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盡逸瑗之圜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

典據咨無所聞伏自藝祖造邦仁宗接統縟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康乂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鑢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即又圜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

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朞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内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垂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强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

無必思審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兹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一裁擇不勝至幸

景祐三年九月上時為右司諫先是景祐二年判太常寺燕肅言鐘磬壞損乞行修換明年修

畢工之而李照以為今樂高五律乞更定尺律改造新器詔復内侍禮賓副使鄧保信參其事其年又詔天下搜訪曉達音律者而胡瑗阮逸等出焉三年七月始詔李照丁度及琦取保信逸瑗等鐘律定奪得失可施行與否以聞而度等皆以為不可用詔悉罷之琦又獨上此疏

上仁宗議李照所定樂　余靖

臣聞道路傳言已降指揮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樂書臣寮同於上前詳議李照胡瑗所定雅樂是非事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宣其用故假金石以為器然後聲得而和分宫商

以為音然後樂可以審今李照之說形器可辨胡瑗之議音聲未傳以此異同欲定優劣不亦難乎又況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能頃刻之間定之乎臣又以為古之作樂者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故累黍以存其法後世增損不能識其本聲若以古法求之尚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未知憑何可從況胡瑗所陳頗有經據何不試令造鐘磬一編與李照之樂更考迭奏取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者定以為優

而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為晚臣頃聞談者云云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閤文應以為內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踈長鐘聲震掉不守古制不可垂法察於衆言照未全是若以樂為政之大者當謹重改作則宜謹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詳考律呂審的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當令胡瑗作為鐘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區區瞽言待罪之至景祐四年工時任秘閣校理

上仁宗請復用王朴舊樂　韓琦

臣先於景祐三年秋曾奉聖旨令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鐘律尋將歷代典志文字及將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其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鐘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别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

蒙寢罷其時臣曽將景祐廣樂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磬等見今並存欲乞特降聖旨下太常寺將來郊禋用舊樂所貴國制咸備神聽惟和

寶元元年上時知諫院於是詔太常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行

上仁宗議樂　宋祁

臣伏覩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奏劄子節文謂曽將景

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不可以上薦
天地宗廟竊聞和峴減定鐘律等見今存在欲乞特降
聖旨指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敕已差資政殿大
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詳定聞奏伏緣臣自景祐元
年中曽蒙差赴太常寺與燕肅等同共磨治鐘磬後來
親見李照重定律度及相次提舉胡瑗別造鐘磬臣於
太常樂器粗知本末茍有所見不容隱默謹具畫一於
後

一李照所造鐘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布帛尺一面定法改造比舊樂頓下四律伏緣李照資性詭僻辨論專固莫非自出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為一龠六龠為一合自古十龠為合今頓差四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㪷謂之律㪷其秤以升水之重為一斤比今太府見用官秤一斤零十兩十斤為一秤今太府以十六斤為秤謂之律秤又減鐘磬十六枚為十二枚自古經史中無十二枚為一架其

鍾之形狀並不依典故聲韻遥長掩遏羣樂及李照自造大竽大笙亦充大樂行用皆浥濫新韻不依古制及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並不成聲李照雖自稱曉音律其實與伶官賤工識見無異遂敢敗壞祖宗以来舊樂便朝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定黃鍾之管乃是南吕倍聲舊黃鍾九寸正聲却降在太蔟夾鍾之間其黃鍾宮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

降在臣位羽聲來處尊宫三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禮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數事人無愚智所共明知陛下況深達律吕可以斷自聖慮便行改正應於李照曾請添損者並違經背古乞如韓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亡散器無孑遺尋有博士商盈孫參酌典故更造鐘聲其後五代相傳習而不改至周時王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

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聲下
昨緣景祐二年燕肅始乞修正樂器其時只得王
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
肅只據律準與鐘聲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舊樂
比王朴時已自不同況和峴減定後又經真宗朝
景德中李宗諤一次修飾至燕肅凡經三度磨鑢
然俱不先立尺律律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
音律然其舊器傳自唐宋歷祖宗三聖無人輕議

用之薦享八十餘年雖非的然如舜韶周武法度明備要之沿襲本末實與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意詭妄製作不經今若陛下且以考舊典差近法度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案王朴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高下確然可見況舊鐘尚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管略加磨鑢令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為李照定樂時盡底界截破壞無見存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蔟以下刻磨長短

亦與舊樂黄鍾以下髣髴相近及將本寺磬㯉二百餘片相兼添補亦可諧合音律與鍾粗得三架即可於將来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便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調便成雅樂況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道何所致疑伏乞即下有司速令脩復以旌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瑗鑄造鍾磬一架臣伏

見胡瑗曉筭法能將先儒所説黄鍾管内八百一十分為方分筭法並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歷志古法相合自隋唐以来諸儒辨論黄鍾一龠之法皆不及瑗相次於雜物庫請銅鑄之時忽於雜銅内得古鍾三枚即不知甚年及是何州縣納到臣與故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鍾古質精妙項鎛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瑑雲氣為飾有兩欒之制如鈴不圓正與周禮所説形

制相符一鐘破損二鐘尚可叩擊遂子細洗滌於鐘工有篆文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越思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除三十六乳與鄭康成說小異康成以為鐘每面三十六乳即一鐘合七十二乳遂畫圖子進呈後一面勒令胡瑗悉依古鐘形狀造製新鐘成一十六枚其胡瑗所定律尺律管比王朴鐘

只下半律鐘磬甚得諧韻其時不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係即目見在後来又蒙别差官詳定李照胡瑗等律尺管其時議者皆云胡瑗實龠之黍或有小大不同以為未盡合古遂抑而不行至於八百一十分之法則盡以為然無有非者臣以為胡瑗之尺黍雖有長短大小之差未盡合古然比舊樂又近法度如更使諸儒略加論討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竊謂陛下用心詳定雅

樂之日獲此古鐘乃是瑞應因此若便定律尺律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長者定為尺法然後作鐘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來議者固執李照不法之器以為此樂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候有知音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傳八十餘年經真宗東封西祀一旦李照狂妄率然敗壞却無輕改之憚今欲依據經典裁正律度反以為更俟知音假如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之器便

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議者之大謬也臣以為陛下既自明律度不須更以知音為言夫知音自古難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牙則且當以法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故臣願陛下只將胡瑗八百一十方分之法詔取上黨秬黍擇其中者差一二精力宦官及左右一二信臣於宫中重加校定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決黍定求寸寸定求尺尺定則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後

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推步晷景若合此一不謬也試以新管埋地候氣氣候若應此二不謬也然後可以遂班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脩定雅樂詔當今稍知音律經術者同加討論事無不濟然此一事雖非朝夕急政陛下能以萬幾之暇慮而定之亦千載不刋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鐘恐禁中忘記當時進呈圖樣今再畫到一本隨狀進呈

右具如前臣以儒史為業合為文辭敷啓又緣臣乆在病假既不獲乞上殿面奏今來事涉辯論不敢脩飾文語貴要暢盡事理是敢直說本末慶歷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復用舊樂　范鎮

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宫架

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恧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天意譫陛下之深自初議樂時臣嘗論新樂非是其間畫一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畫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竢異時別加制作嘉祐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先是朝廷命胡瑗等詳定大樂最後宋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且進其書三卷鎮主其議會瑗樂已成罷之鎮上書言臣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懼後人不能知也乃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參考而是

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形者何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也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臣謹條十者非是之驗列於左惟陛下裁擇焉臣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詩註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秠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蓋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樽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貴重之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秠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圍九分外其大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正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

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員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氂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員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禮壁羨度尺好寸三以為度壁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為度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

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貟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厚薄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鍾有大小有輕重有厚薄今無大小無輕重無厚薄而以一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磬一律謂之博二律謂之股三律謂之鼓凡此者十二律各別也今之磬一以黃鍾為率此磬之非是十

也凡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今尺律本末未正而詳定脩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數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議論依違之失而顧謂陛下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以相是非而陛下

親臨決之於政令所失不已大乎

上神宗乞參酌王朴等樂以考中聲

劉元等

臣等伏見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

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成或譏其聲弇鬱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朴鐘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二等鐘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蔟相當王朴

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和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為黃鍾大呂太蔟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兼清聲以詠之其聲清不太高重不太

下中和之聲可以考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則定從而別制元豐三年同吳雍上時為秘書監致仕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六